

統一書号：10009·239

定价二元四角

勇敢

第三部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著

关予素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勇 敢 (共三册)

〔苏〕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著

关予素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龙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50×1168 1/32 24 3/4印张 1 插页 603,000 字
195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1958 年 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185,501—204,000 定价 (6) 2.40 元



1

謝尔盖·果里岑已經在修筑公路的工程上工作了两个月。这工作是艰苦的,但是他喜欢在夏天的烈日下,在露天地里工作,他也喜欢那些把瀝青路滾平的机器,以及腐蝕皮肤的辛辣的瀝青的气味。

工段上来了一个新的掘土工人。謝尔盖和他撞了个满怀,連忙轉过头去——那双无礼的直盯着人的眼睛,蓬乱的褐色头发下面的那狭小的前額,那露出兩排小黃牙的沒血色的嘴唇,他都是很熟悉的。他在哪儿遇见过这个小伙子? 謝尔盖不喜欢遇見熟人,害怕人家詢問和揭发他。

“喂,老乡!” 小伙子揪住他的袖子喊了他一声。“难道你認不得我了嗎?”

“不,我認不得你,”謝尔盖怀着懊惱的心情說。“你認錯了人。”

“嗯,哪有的事。給你吃魚湯,喝白酒,搞了一星期,我哪会忘記?

和你并排坐在一起，划了整整一夜的船，手都磨出老茧来了。难道你的記性这么不好？”

謝尔盖立刻就想起了在黑龙江岸上那些游手好閑的可耻的日子，在姓朴的板棚里的晚間狂飲，格里莎·伊沙果夫站在木桶上喊出来的詩句，自己的惶惑不安和情愿留下的心情，以及从黑暗中傳来的小心囑咐的声音：“謝尔盖，从跳板上走不过去。这儿有只小船。……我們坐船繞过去。……走吧。……”还有槳下的濺水声，在舵旁蜷縮着身子的朝鮮人，以及使勁划槳的人，那人長着一双无礼的直盯着人的眼睛和兩片沒血色的嘴唇。

“从同一个鬼窟窿里出来的老乡，”小伙子繼續說，“你倒認不得我了。是不是你当时一冒火，直到如今还没有冷靜下来？我們曾經是同志啊。”

“呸，好吧，”謝尔盖嘟嚕着走开。

他尽力避免再遇見那个令人不愉快的熟人，那个小伙子已經派到另外一个工作队里去了，謝尔盖很高兴。可是那小伙子老看着他，向他挤咕眼儿，找机会和他接近，一到晚上就坐到謝尔盖的身旁。

“难道你不愿意回想起旧日的生活嗎？干么瞧不起人？需要的时候就叫我尼果尔卡，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認得我了？而我倒很欢喜，总算遇到了知己。……”

“我可不是你的知己，”謝尔盖惡狠狠地說。“想起来都噁心。你把我引上了邪路，弄得我迷迷糊糊，到如今我还感到羞愧。”

“有什么可羞愧的呢？”

謝尔盖不知道还是索性走开呢，还是解釋一番好。但是这个尼果尔卡愛纏人——摆脱不掉他，他一扯起閑話来更糟糕，还是解釋清楚好些；他不可能一点儿也不感到自己的行为是卑鄙的。

“从那天起我受罪受够了，”謝尔盖說。“你也曾經是个共青团員，你應該理解。我找不到安身之地。……我到过庫頁島、海参崴、伊

尔庫茨克、雅罗斯拉夫里。……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到了奥勒尔。……在这儿已經兩個多月了。……到处都是生气勃勃的。人們都是在光荣中工作。我父亲是个劳动英雄；到处都有人們創造出来的成績。而我是什么？象是个叛徒！向四周圍看看，心里真欢喜，而一看自己，心里就难受。”

“这是为什么呢？”尼果尔卡譏笑地看着謝尔盖問。

“你怎的，完全丧失了良心嗎？”謝尔盖惊奇地說。“我們是开小差的啊。是从社会主义建設工程上开小差的。我們象賊似的夜間跑掉了。……喝酒連团証都喝掉了。……难道你不觉得可惜嗎？”

“去它的……”小伙子冷冷淡淡地回答說。

謝尔盖明白了，交談，說服，講出自己的心里話全都没有用；但他已經不能住嘴了。这是他在这几个月的流浪生活里初次对自己說的話，而这个开小差的尼果尔卡是謝尔盖敢于向他說出实話的唯一的人。他能不能理解，这倒不重要。他給尼果尔卡講那个流浪了一生一世、被人痛罵的阿卡斯菲尔的故事，并且把自己比做阿卡斯菲尔。

“你是个傻瓜，我看！”尼果尔卡打着呵欠說。“为了这个鬼窟窿，不值得后悔！从沼泽里逃出活命来，反倒遭了难。你这一輩子也許就是在那时做了唯一的一件聪明事，你还抱怨呢。”

“你真是个混蛋！”謝尔盖臉色发白地喊道。“我当时就明白了：你是富农。富农的心腸是爬行的毒蛇。我把你当作人看，和你說話……”

“这与富农的心腸有什么相干？”尼果尔卡也火儿了，臉色也变白了。“你又是什么人，能在我的面前自豪嗎？你和我还不都是一样的坯料。”

“胡說！”謝尔盖大吼起来。“胡說，富农崽子！我是工人，我不愿意和你呼吸一样的空气，我是世代相傳的无产階級，我是司机，你不

配和我比！”

“看得出来，司机在挖路！”

他們倆打起来。人們把他們拉开，各自送回木房里去。第二天，謝尔盖沒有算賬，就步行离开了工段。

天气炎热而平靜。謝尔盖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迈步前进，他想，尼果尔卡說的对，他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他絲毫不比一个既无意义又无兴趣地在全国游蕩，只为了賺錢、喝酒和消磨時間的富农破貨好些。……他虽然整个心灵向往着真正的有兴趣的人生，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不知道怎么解脫出来。……傻瓜！他害怕和卡西莫夫一道回到新城市里去，他害怕嘲笑和耻辱。……但是嘲笑和耻辱跟他从开小差的时候起一直到現在所忍受的苦难相比，是多么微小啊！

他在第一个夜宿站写了一封絕望的長信，但还不明确这封信是写給誰的。在信的末了，从鉛笔底下不由地写出这些话：“你写封信給我吧，要是你支持我，我明天就到庫頁島上去，”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一直是在对小烏鴉說話。他什么也不希望，这只是通过她向他所爱的但是离开了的那整个世界发出的哀号。

他写明了回信地址：“雅罗斯拉夫里，待領，”把信发出去了。为什么他選擇了雅罗斯拉夫里呢？也許是因为他是在这儿初次体会到他永远不会忘記她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在这儿做过临时工。他住在临时工的木房里，他喝酒，并和一个姑娘交往起来。这个姑娘曾經同木房里所有的独身汉在一起游逛过，她突然用一种忠誠而同情的爱慕心爱上了他。謝尔盖愿意和她糾纏在一起来減輕苦悶，但正当她爱上了他的时候，在他面前出現了小烏鴉的形象——純洁的，严肃的，而且严肃得使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形象。謝尔盖把那姑娘攆了出去，兩個星期心神不定。有一次，他給小烏鴉写了一封說夢話似的表白爱情的信，可是馬上又撕掉了。

但是，現在这封新写的信已經在邮政車廂里順着无止境的路軌

奔馳着，而謝爾蓋又陷入了無望的、苦悶的和蔑視自己的心情中。和尼果爾卡的會面更加深了他的苦痛，他再也不能過這種表裏不一致的生活了。不是和尼果爾卡一起走，完全墮落下去……就是掙脫出來，坦白自己的錯誤，清洗自己。他等待着小烏鴉的答復，象等待着一只把他從深淵里拉出來的友誼的手似的。但是時光過去了，郵政局里愛嘮叨的老太婆一看見謝爾蓋，就習慣地擺手說：“沒有！”因此他這堅決果斷的一步到底也沒有邁出去。

這時征兵入伍的日期象救星似的來到了，謝爾蓋擔心會因為體格不合格而把他刷下來，但是他卻被錄取了。他要求參加海軍，想過四年的軍人生活，竟被當做建築工人和司機安插到特種營造部隊里去。兩年，雖然不及四年好，但終究是好的。

在檢疫所里，謝爾蓋怀着欣慰的心情服從紀律、領導和嚴格的生活制度。不許喝白酒，不許到城里去，不許違抗命令，這些都使他很高興。他很願意學習，報名參加所有的活動小組，並常常給壁報寫文章。他很快對一切都習慣了，和同志們也熟了，他的生存——在這以前是毫無意義的——納入了共同的健全而活潑的紅軍生活的軌道，他馬上就覺得快活而輕鬆起來。

過了幾個星期，部隊搭上列車，順着西伯利亞鐵路向東開去。

在列車上展開了正常的學習生活。他們學習使用步槍，閱讀軍人條令，在政治小組里學習，舉辦業余晚會。在每個車廂里都刊出名叫伊里衣切夫卡的行軍壁報，謝爾蓋被任為編輯。壁報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要清早起貼出壁報才算光榮，而寫稿子和繪畫又只能在車站上搞。謝爾蓋縮成一團地臥在一張大紙旁邊，並請求值班員在停車時叫醒他。有時遇到順利的夜晚，列車停得很久；但也有的時候，謝爾蓋只來得及寫出幾行字。但是不管怎麼樣，壁報總是一清早就寫好了。當紅軍戰士們擠在那張繪上鮮艷色彩的壁報旁邊有說有笑的時候，謝爾蓋感到真正的幸福。在同志之中，謝爾蓋特別看上那矮

小而活潑的崔巴索夫，他的活潑和愛好評論的特点很象謝瑪·阿力特舒列爾，人家都稱他崔布爾卡。崔布爾卡幫助謝爾蓋作壁報上的繪畫工作，並喜歡閑聊，借此消除困倦。引起他注意的還有李和，一個在俄羅斯牟爾曼斯克省長大的中國人，他是列車里最好的裁縫專家。謝爾蓋教他識字。

列車向東行駛，但是目的地誰也不知道。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很多人都幻想着遠東，但大多數人都斷定要把他們送到伊爾庫茨克去。謝爾蓋比任何人都着急，每天都急着想和政委談談，可又不敢。

走過了伊爾庫茨克，繞過了貝加爾湖，並經過了赤塔。關於到遠東的說法變得更明确了。有一次，營政委走進車廂來，把戰士召集起來，宣布說，他們要到共青團員們在兩年以前奠定下來的黑龍江邊的新城市去，從伯力到目的地要徒步行軍，所有戰士都應該準備作幾百公里的嚴冬的行軍，應當把衣服和靴鞋整理好，不要讓鞋子磨腳，擠腳，也不要讓腳在行軍中感到不舒服。大家都很有興趣，向政委提出很多問題，但政委卻什麼也不大清楚。

這時謝爾蓋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輕鬆而快活地說他知道這個新城市，並且能講述這個城市的情形。大家立刻就把他包圍起來，擠得緊緊的，而謝爾蓋喜氣洋洋地肯定說，在新城市里會很好，有適合健康的氣候，有可愛的建設工程，那里的人都是挑選出來的，都是共青團員，他很高興回到那兒去。

人們把謝爾蓋從這個車廂拉到那個車廂去，到處他都得講述一番。他講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他找到了營政委，懷着滿意的心情立正站着，並用新的軍人的聲音說：

“政委同志，請允許我談談我個人的事。”

“請坐，”政委簡短地說，把單間房的門关上。

他和藹地看着謝爾蓋，他已經認為他是個積極的、自覺的、有文化的戰士。

那么久都觉得不可能，觉得很难向父亲、斯維里多夫、小烏鴉、同志們开口的事，忽然变得很简单了。

謝尔盖毫不隱瞞地講出自己开小差的事，在全国流浪的生活，車站上乐队的事，以及关于小烏鴉、格魯尼婭、多洛宁和斯維里多夫的事。他談到尼果尔卡的事，談不下去了，漲紅了臉，但是政委說：

“不要害羞。把一切都彻底地攤出来，什么也不要保留。”

这种非官方的称呼“你”和政委的温和的和神色奕奕的目光鼓励了謝尔盖。他把一切都攤出来。他从內心里感觉到全身有一种新的輕松感，包袱是那么重，卸掉了包袱真是輕松极了。

“我請求你，政委同志，無論多么困难、不可完成的任务……”

政委沉思地点了点头。

“我就这么做。可是你不害怕把自己的行为講給同志們听嗎？”

謝尔盖的臉色变得蒼白，說：

“我不害怕。”

“好吧。暂时还不必。我們要考驗考驗你，所有的人都將受到很大的考驗。以后再看吧。但我向你建議：把一切都照实写信告訴父亲。他不会不爱你的，如果要結束謊言，那就一下子把它結束掉，一刀兩断。对不对？”

“对，政委同志。”

謝尔盖已經要走了，这时政委把他喊住：

“你这样吧。……等你把信写好，你帶着信到我这儿来一趟。你的老头是个好人，他一定会很伤心，我添上几句话給他。”

2

在伯力休息了三天。但这算什么休息啊！面临的行軍弄得大家都安不下心来。李和从早到晚做裁縫活儿，按照各人的身材赶制軍

便服上裝和軍大衣。所有的战士都变成了他的徒工。第二天全营出发試作几公里的行軍。大家都活潑地唱着歌前进，誰也不感到疲劳。“行軍——还不坏。所差的是大家还年輕，还不习惯，”指揮員們說。战士們都抱屈地說：他們觉得行軍已經习惯了。不过，大家都有些害怕。

出发前一天，把短皮襖、毡鞋、厚鋼盔垫、鋼盔、棉手套发給了战士。指揮員們教給战士怎样灵巧地卷行李卷，怎样把背包装得小些。清早起开始集合了。

謝尔盖的情緒愉快振奋。“我們要考驗考驗你，”政委是这样說的。“好吧，任何的考驗，您瞧着，無論发生什么事，我决不会垂头丧气。”

他仔細地用包脚布把脚包好，穿上毡鞋走了一趟，看看哪儿磨脚或挤脚；戴上鋼盔垫和鋼盔；穿上短皮襖并用皮帶紧紧地扎上；把背包妥善地放在背上，不讓它晃动，并使它平衡地压着两个肩膀；背上行李卷；扛上步枪——一切都做得很好。他把自己打量了一下：嘿，好个挂衣鈎！看了看同志們：嘿，好个稻草人！战士們說笑話，呼哧呼哧地喘气，有的人坐着想心事……“大家不习惯”……要是习惯的話，难道就感觉不出沉重，就不觉得可怕了嗎？

“留神，崔布尔卡，”謝尔盖喊道，为的是鼓励自己和同志們。“要是負担不了这重量，可就要噗咚一声朝后摔倒啊！”

“你还是留神你自己吧，”崔布尔卡回答說。“我个子虽不大，但很結实。”

全营在院子里排好队。战士們极力裝出好汉的样子，但是后背却不由自主地往下弯。指揮員作了一次簡短的講話，号召大家不要辜負紅軍战士的称号。……他再一次指示，說怎样走路才省力，怎样防止冻伤，以及在村庄里宿营时举止行动应当怎样。政委开始講述国际情况，他很善于說話，使得任何的政治性的問題都具有迫切的重

大意义。謝尔盖起初觉得奇怪，当大家都想要走，当大家站着又沉重又冷的时候，为什么要講国际問題呢？但政委所講的一切却是很重要和很必需的，因为这个思想，即当前的行軍是紅軍的荣誉和光荣的行动，是加强祖国防卫能力的必要行动的这个思想，鼓舞了謝尔盖和全体战士。

他談到了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知道我們这次的行軍，并期望我們象紅軍战士那样按照布尔什維克作风来‘卓越地’完成任务。紅軍战士同志們，讓我們担当起这个責任：按期完成行軍，沒有一个人掉队，作为給斯大林同志的献礼吧！”

“这真是个好口号！”謝尔盖心里想。“有了这个口号，走路也快活些，要是不完成，真羞得連头都抬不起来。給斯大林献礼。……对的，对斯大林來說，哪里还有比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比那英勇的行軍、光荣的事业更愉快的呢？……”

他回想起吉良克人集体农庄里的長着鬚发的教导員，他連在庫頁島上也能和斯大林談話：“您看，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我們在建筑医院。这个女人已經学会了識字，現在想学习……”，“您看，亲爱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我是战士，謝尔盖·果里岑，出发去完成艰苦的行軍。我犯了錯誤，但我經得起考驗，我已經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輕視以前的果里岑……”

全营走上了大道。单独地看每一个人，那是蠢笨而可笑的；但是当他們在一起走，在行列里迈着齐整的步伐前进的时候，蠢笨的印象就消逝了。謝尔盖看見这景象是严肃而雄壯的，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同样是严肃而雄壯地体现了令敌人震惊的坚强的战斗力。——二。——二。——二。大道兩旁路边上，队伍后面都是滑雪的人和小孩子。他們在欢送，在摆手，并亲热地向着战士們微笑。

这些人渐渐地落在后面了，但有兩個穿着藍毛綫衣的少女还在

旁边跑了很久，后来在山坡上站住脚，揪下小帽子，在头上挥动，向战士们嚷着：

“一路平安！”

她们的脸冻得鲜红，风吹动着她们的短发。再见，姑娘们，多谢！你们可以欣赏我们精神抖擞的军容，欣赏我们快活的脸色。

少女们落在后面了。道路上一片荒凉，积雪閃爍得耀眼。严寒刺痛鼻子和脸颊，不暖和的但是快活的冬天的太阳窥视着每个人的脸。

“这样的天气，我们说说笑笑就走到了，”队伍里有人说。

城市从视线中消逝了。一眼望去，全是山岗、积雪、弯曲的道路。积雪在毡鞋底下咯吱地响，背包磨擦皮带也咯吱地响。……咯吱咯吱……咯吱。……一——二。……一——二。……很有趣，今天能走多少路？会不会有休息？要是休息就好了！

大概是走了一公里或一公里半，不会再多。谢尔盖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的装备很重，路上又全是积雪，走着走着就出了一身汗，他感到非常疲劳。他紧张得汗水湿透了全身，沉重的钢盔垫底下直流汗。这是怎么的了？这只是行程的开始啊。我若是掉了队，对全营是个耻辱，还不如立刻死了的好。他惊恐地瞟了同志们一眼，又瞅了瞅在他身旁走着的果力亚·瓦尔金，看到了所有的人的脸上都露出同样紧张的神情。

“喂，怎么样，果力亚？累了嗎？”

“沒有，”瓦尔金咬紧牙齿简短地说。

一——二。一——二。再一步。再一步。算一算步数吧，終归可以減輕些痛苦。二，三……十……二十……二十八。可是脚不大听话了，每走一步，全身都得使劲。……要是他立刻就站住或者是摔倒，那末就会可耻地打乱了队伍。……唉，他决不会这样。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他看着指揮員和政委——他們在全營的前面走，政委的脚稍微

有些跛。他为什么跛脚？旧日的创伤？风湿病？倒不知道崔布尔卡有什么感觉。謝尔盖回头看了一下，想在后排里找到这个矮小的伙伴，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可是立刻他就想到这样他会打乱队伍的。但队伍并没有被打乱，因为其他的人也立刻放慢了脚步——沒有命令，沒有任何的約定，共同的要求是那么大，只要一个人耽擱一下，所有的人就合乎节拍地緩慢下来了。

“精神些！精神些！”指揮員轉过身来，在全营的前面向后面退着走来，喊道。“精神些，同志們！要忍耐住，走过了三公里，就会輕快了。”

他們往前走，兩公里，三公里……等待已久的休息来到了。大家都倒在雪地上，仰面躺着，想稍微減輕一下背包和步枪的重量。

“嘿，小伙子們，唱歌吧！”政委在旁边坐下說。“难道我們能讓自己垂头喪气嗎？”

大家根本不想唱歌。但压在背包和行李卷下面显得很矮小的崔布尔卡跳到前面来，用顫动的男高音唱起行軍曲。他的臉通紅，汗珠有黃豆儿大，臉上的肌肉合着歌的拍子直动。要是不隨着唱，可真丟臉。

大家唱了一支歌，吸烟的人大口地吸烟。現在若能打个瞌睡……只是在雪地上很冷。……但是口令已經傳来了：

“站队！”

身体在反抗：这是怎么的，連休息一下都不讓！再少呆一会儿。……意志的力量使謝尔盖站起来了，而且根据站起来的时候那种吃力的情形来看，他体会到指揮員說得对：躺着会使身体疲憊无力，那就更糟糕了。

在半路上，全营变得快活起来，疲劳消失了，傳出說說笑笑的声音，唱起歌来，大家都为了意外的輕快而感到欢欣。可是走了十公里又疲劳了，并且每走一步路就觉得疲劳更大，更厉害。

“快活些，小伙子！再走一点就是村庄。”

休息的临近增加了大家的力量。又往前走，在每一个拐弯的后面，每一个山崗的后面，大家都期待着村庄的出现。他们终于看见了拐弯的地方，而在拐弯后面是白色的宽阔的黑龙江，江边有一个村庄被积雪埋住了一半，从所有的烟囱里冒出令人舒适的轻烟。

午饭后过了十分钟，大家都睡着了。大家挨得紧紧的，并排躺在小房子里，躺在热气腾腾的温暖中。每一个人都放开自己的肺活量打着鼾声。主人们爬到暖炕上去，怀着友好的好奇心从上面看着客人：这些小伙子，可真是小伙子！这样的睡觉，可真是睡觉！

……第二天的早晨天蒙蒙亮了，人们怎么也难醒过来。

“喂，快活些！”指挥员说。“要注意，小伙子们：在长途行军中最艰苦的是第二公里和第二天，然后就万事亨通了。”

真的，第二天是艰苦的。

在休息的时候，政委下命令说：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到我这儿来！”

谢尔盖往前走了一步，但涨红着脸，呆住了。政委看见了，并没有微笑，而只是稍稍动了动眉头，好象说：“没有关系，你忍耐一下，我记得你。”

政委的无言的应允使谢尔盖心里觉得轻松了。他尽管疲劳，却在自己身上感到一种还没有使出来的新的力量，甚至惋惜这时是休息，他情愿立刻往前去，快步往前走，走，走，一直走到目的地。

在一个俄罗斯的大村镇里宿营了。人们来迎接队伍表示致敬，少女们跑来了，在红角里奏起了手风琴。谁还想到老茧和疲劳呀！战士们连忙把毡鞋脱下，从背包里把皮靴抽出来，使劲揉搓双腿。疲劳的人们进了村镇还没到一小时，已经成双成对地跳起舞来，雄赳赳的舞蹈家们都跳进了圆圈，在休息的当儿响起了歌声。少女们露出犹豫的神情参加到男子合唱队里，婉转地唱起来，并要求光临的小伙

子們把歌詞給她們寫下來留作紀念。

这天夜里，战士們准备明天的行軍，把自己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下，皮靴放在最上面，放在手边，以备跳舞之用。

第三天就容易走些了——习惯了。只是在那辽阔的冰天雪地中籠罩着大地的严寒更加厉害了。休息时从輜重車上把寒暑表拿出来一看：零下三十六度。鼻子和前額冻得很厉害，大家都戒备起来。傳遍了警告声：“鼻子变白了！”“把臉頰搓搓！”战士們不断地从行列里跑出来，抓起一把雪，把臉弄得通紅。大家都怕摸到步枪的金屬部分，一摸手就冻得发痛。

第四天，溫度降到零下四十度。路上休息很少，怕受涼，而在短促的停留的当儿，就得在原地跳舞来取暖。不过晚上到了宿营地，就有澡堂在等着他們。农民們很乐意地把澡堂里的水燒热，請战士們喝杯茶談談。战士們担了大量的水把身子烫个痛快。那些在秋天把儿子送进紅軍里的光荣的人們把謝尔盖和崔布尔卡叫到自己家里去。他們打听首都的生活情况，打听工厂、集体农庄的情况。崔布尔卡非常詳細而生动地講到他在应征入伍前工作的那个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講到拖拉机的种类，講到建設中的拖拉机制造厂。謝尔盖觉得談起他在流浪时所得到的观感是羞愧的，因为一講起来，就不由地会夸口，而那又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但他很想說說。于是謝尔盖就談起了国际形势，把政委的講話重述了一遍并發揮了一下。人家注意听他講，后来主人就提問題，一个比一个难答，同时还問起現在羅馬尼亞政府是什么政府，比薩拉比亞的情况怎么样。謝尔盖想避而不答，但主人却坚持叫他明确答复。原来他是由比薩拉比亞来的移民，他的亲人还留在那里。羅馬尼亞的情况如何，謝尔盖毫不了解。崔布尔卡漲紅了臉，小声地向他坦白說，他也不知道。但紅軍战士們不能回答問題是丟人的。

“等一会儿，”崔布尔卡說。“为了正确起見，我們去問問政委。”

他們倆到各个小房子里去找政委，崔布尔卡去問，而謝尔盖站在大門过道那里，很难为情地躊躇不前。但是政委把他叫过去：

“您为什么自己不問，而要崔巴索夫来呢？您过来，我講給您听。”

早晨指揮員們到各个农民家里去，問他們对战士們有沒有意見。謝尔盖很高兴，因为主人說：

“我真想把这些好小伙子收养做儿子。哪有什么意見，只有感謝！”

行軍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到第六天上，天空阴暗了，地平綫上弥漫着灰白色的大霧，在变得暖和的空气里初次刮起了一陣陣的大风，这是大风雪的預兆。

“要起大风雪了。”

“大风雪……大风雪……大风雪……”

人們还不知道远东的大风雪是什么，不过已經听說过了。謝尔盖知道一些，但他不愿意使同志們惊恐。同志們凝視着涌过来的灰白色的大霧，已經就默不作声了。謝尔盖也凝視着。他回想起他在机車上在路上碰見大风雪的情景，机車在狂风的襲击下顫抖的情景，以及車灯的光綫照在不透明的白色泥濘地上看不清楚的情景。在大风雪中徒步走，不迷路，不掉队，不摔倒，他有足够的勇气嗎？

他走到政委面前說：

“政委同志，我們千万可別在路上遇到大风雪。”

“难道紅軍能在大风雪面前畏縮嗎？”

“我說的不是那个意思，政委同志。我們不会畏縮的。”

政委怀着很大的兴趣看着謝尔盖。

“你覺得自己有勇气吧，啊？”他問。

于是謝尔盖感觉出一种力量。別人可能畏縮，而他是决不会畏縮的。

“您到普奇柯夫同志那里去，”政委說。“您就說，我派您去参加